

第二十五章 造訪五叔家

蘇文卿早早便起了，綠袖知道今日要去蘇五爺的宅子，一大早就起來準備。

徐子越進青黛院的時候，點心正巧端上來，兩人隨使用了些，這才一同去了清風堂。

畢竟是出府，蘇文卿還是得向徐老太太說一聲。

徐老太太瞅著蘇文卿與徐子越一同進來，臉上的表情已經有些微妙，再看這兩人有說有笑，心裡更是堵得慌，文卿這孩子對誰都笑，但她何曾見過徐子越這麼單純的笑容，就連面對她時他也是擺著冷臉，話更是不曾多說幾句。

想起丫頭們與她說的話，生怕這兩人生出什麼事情，徐老太太心口發疼，面色複雜的看著徐子越道：「江閣老那邊……」

「不妨事。」身邊有了其他人，徐子越便沒了之前的好相處，徐老太太問了才答一句，冷淡的緊。

蘇文卿敏感的發現了，視線在徐子越精緻的五官上停留了一會兒，轉頭對徐老太太展顏一笑，「表哥說今日沒有要緊事，外祖母莫要擔心，我們去去就回。」

徐老太太有滿腔的話想問，但當著外孫女的面卻是不能說，只能點點頭，又交代了幾句，讓春蠶備了禮帶上。

徐子越站在一旁，沒有催促也沒有不耐煩，徐老太太拉著蘇文卿，不安的又囑咐了一遍，「外邊亂得很，早些回來，莫要貪玩。」

蘇文卿再三答應後，這才隨著徐子越出了承文侯府。

待兩人出去，徐老太太收了笑容，面上的擔憂始終散不盡，李嬾嬾揣摩著主子的心思，輕聲道：「老太太可是擔心大少爺與表小姐？」

「妳瞧見沒？徐子越對徐家人皆是冷淡的模樣，就連之良的面子也不給，卻能與文卿相談甚歡，今兒還親自陪著去了蘇府，這樣的表兄表妹哪能不讓人多想。」李嬾嬾跟了徐老太太這麼多年，哪還不明白徐老太太的心思，府中最得老太太喜歡的到底是二少爺，如今大少爺中了解元，老太太雖說也是高興，但到底隔了一層。

至於表小姐，當初接進府的時候，老太太就有把表小姐說給二少爺的意思，只是如今表小姐與大少爺關係日漸親密，若是只有表小姐有這個意思也就罷了，大少爺那樣清冷的人居然也對表小姐好得很，也難怪老太太發愁。

李嬾嬾沉默片刻，這才輕輕提了一句，「若是大少爺真的有意，老太太又如何攔得住？」

徐老太太一滯，徐子越現在雖然只是舉人，待之後若真如文卿說的考了狀元，那時想攔更攔不住。

老太太到底是對大少爺偏見太大……李嬾嬾歎了口氣，「大少爺對徐府的人並不親近，老太太也一直擔心他忘不了當年的事情，若是能與表小姐親近些倒也不壞。」

徐老太太撥動佛珠的手微微一頓，當即便明白了李嬾嬾的意思，是啊，若是能藉著文卿讓徐子越放下當年的芥蒂，也不失為一件好事。

但她心中到底不願意，文卿是她放在心尖尖上的，徐子越就算以後有再大的出息也配不上文卿，無論怎麼樣她始終覺得不舒服，但是一想起徐子玉，徐老太太又是頭疼不已，府上三個公子，兩個都中了舉人，就剩徐子玉一人，偏偏徐子玉以後可是要承爵的。

堂堂承文侯府世子竟比不上庶出的，還不知道外人要如何笑話。

「玉哥兒若是能再爭氣些，我又何必如此操心。」徐老夫人微微歎息。

李嬾嬾笑著安慰道：「老太太也真是，二少爺只不過貪玩了些，過個幾年穩重了就好了，再說了，蘇家是什麼想法我們還未曾得知。」

徐老太太緩緩點頭，「讓他們去鬧吧，我如今也管不了了。」

「老太太有如此兒孫，只等著享福便好了。」到底是面面俱到的李嬾嬾，幾句話下來徐老太太的臉色已經好了許多，她又說起京城中的其他事，不再提徐子越與蘇文卿。

蘇文卿上一世除了元宵這等佳節才出過幾次府，還都是急匆匆的，這回她坐在馬車裡，隔著窗子看外邊，來來往往好不熱鬧。

徐子越騎著馬跟在一旁，時不時跟徐文卿交談，只是他生得太俊俏，路過的人頻頻回頭看他，蘇文卿也察覺了，她到底出門少，一時竟不敢與徐子越說太多。

半晌，車前簾子一掀，徐子越已經進了馬車。

「這樣說話便方便多了。」

蘇文卿急忙讓開一邊的位子，馬車的空間並不大，或許是從未在如此狹窄的空間和徐子越說過話，又或是瞧著這張俊俏的臉瞧了太久，她驀地覺得臉上微微發燙。徐家雖說各個少爺、小姐樣貌都不錯，卻少有徐子越這樣的，想來徐子越的生母定是個難得的大美人。

徐子越轉過頭來，饒有興致的發現蘇文卿竟然低著頭不說話，一時也忍不住笑了。徐子越說蘇長明的府邸離徐家不遠看來不是唬她，不一會兒便到了，僕人們開了西門，馬車直接進府。

蘇長明是蘇家最小的孩子，打小被蘇老太太和幾個哥哥姊姊寵到大，要不哪敢做出二十有四還不娶親這等大逆不道的事情，蘇家財多，天下人人皆知，蘇長明更是將此等豪氣展現得淋漓盡致，無處不精緻，無處不奢華。

沿著幾步不高的石梯走上去，入眼便是亭子與長廊，不遠處還有蓮花佈滿池塘，各處樓閣玲瓏秀雅、簡約雅致，每一處擺設都十分精細，滿滿江南風情在蘇長明的宅子裡瞧得清清楚楚。

徐家在京城已經算是數得上的人家，但比起蘇長明這宅子可就有些簡陋了。

蘇長明穿了一身廣袖長衫，正坐在庭院中的石凳上一口一口的喝著酒，因為在家的緣故，頭髮只是用帶子簡單的綁了。他身量並不矮，長眉修目，長相也是一等一的，只是一張臉瞧著實在是太小，看不出真實年紀。

蘇文卿盯著蘇長明，總覺得哪裡不對勁，在他乾淨的臉上打量了好一陣子，才猛

地反應過來。

五叔居然刮了鬍子！

怪不得今天看著順眼多了，不過到底是什麼緣故能讓五叔刮了鬍子？蘇文卿實在好奇的緊，要知道，當初就連祖母的話五叔也是不聽的，依然故我。

驚訝之餘，看五叔留了這麼多年的鬍子現在全都刮得乾乾淨淨，蘇文卿一時不習慣，甚至有些想笑。

蘇長明原以為徐家會讓嬾嬾或者丫鬟送蘇文卿過來，卻沒料到送蘇文卿過來的居然是徐子越。昨日偶爾遇時徐子越曾打聽他今日是否得空，他只當是隨口一問，原來是替蘇文卿問的。

如今京城裡誰沒有聽過徐子越的大名，十四歲便中了解元，更被江閣老收入門下，前途不可限量，只是他打聽到徐子越回到徐家不過兩個月，而且與徐家關係疏遠，倒不知道他居然同侄女走得這般近。

本來看到蘇文卿，蘇長明下意識又要說她幾句，但如今有徐子越在場，他只能憋了回去，起身做出相迎的樣子，「文卿來了。」

接著他轉向徐子越道：「勞煩徐公子專門送文卿過來。」

「蘇大人客氣，文卿是在下的表妹，說不得勞煩。」徐子越拱手作揖，他心知蘇文卿與蘇長明定是有事情要說，他到底是個外人，正巧又要去江琦那邊一趟，對直接告辭，「我還有事情，表妹便勞煩蘇大人了。」

說完，他上前叮囑蘇文卿，「不要和蘇大人爭吵，我一會兒過來接妳。」

蘇文卿滿口答應，沒發現徐子越這句「勞煩」讓蘇長明的表情微妙了不少，反而有些詫異，徐子越怎麼知道她與蘇長明總是爭吵？

等將人送了出去，她一回頭便迎上蘇長明白淨的臉，憋了這麼久，終於破功笑了出來。

蘇長明臉頓時垮了。

他之所以不喜蘇文卿，是因為蘇文卿著實不太像蘇家的女兒，家中與蘇文卿同輩的加起來十幾人，沒一個像蘇文卿這樣軟弱，完全承襲了她娘徐靜的性子。

當年聽說三哥要娶官家千金，還是侯府的嫡小姐，蘇長明曾和幾個侄子邊鬥蛭蛭兒邊討論這位未來的嫂子，覺得定是個強勢霸道又討人嫌的女人，看不起他們，不曾想徐靜居然是那種溫溫柔柔的性子，說話也是輕聲細語，一點脾氣也沒有。蘇家的孩子大都打小跟著家裡打理生意，又經常接觸外邊的人，比起其他人家的孩子能幹潑辣的多，只有蘇文卿是徐靜教出來的，個性一模一樣，嬌滴滴的讀些酸詩，柔弱的一陣風就能吹倒似的，蘇長明若是能喜歡的起來，那才是怪事。

就像如今，若不是京中就蘇文卿這麼一個親侄女，三哥又一直交代他要多多照顧蘇文卿，他哪兒會想管。

只不過蘇文卿在徐家待了半年，似乎變了不少，上次敢和他爭吵，今天更是敢笑話他，倒是順眼了不少。

蘇長明站起身來，領著蘇文卿在園子裡看了一圈，最後在涼亭中的石凳上坐了，面前的石桌上擺著各色水果，放在裝了冰的玻璃缸子裡，正一絲一絲的冒著冷

氣，他伸出修長的手指從裡邊取了一顆葡萄，瞅了一會兒又扔了回去。

蘇文卿無語的移開視線道：「都走了這麼久了，也該和我說說家裡的情況了吧，爹爹……可是要續弦了？」

父親現在也才不惑之年，身體又好，蘇家想替他續弦是情理中的事，這點她早就想到了。

母親的身體並不好，生下她後就再難生養，父親那般喜歡母親，自是不會納妾。所以直至今日，父親膝下也就只有她一個女兒。

若是別人也就罷了，偏偏還是蘇家的大當家，當年母親在時，祖母就一直沒有打消過給父親納妾的想法，現在母親沒了，能正大光明的續弦納妾，祖母當然不會放過這個好機會。

蘇文卿記得小時候的時候，祖母也是疼她的，還經常說府上的姑娘們太皮，她這樣才是真正的小姐該有的風範，只是許多年後，父親堅決不納妾，母親又再無所出，祖母就沒有那麼喜歡她了。

上一世，她也是在這個時候聽到了父親要續弦的消息，想著蘇家的兄弟姊妹與她並不親厚，祖母這些年更是疏遠了她，現在連爹爹也不要她，傷心氣恨下再也不收父親的來信，又因為徐子玉的關係，便沒有一直沒有回蘇家。

父親以為她是不想認他了，悲痛之下再沒有寫過信，兩人就此斷了音訊。

直到自己死後，蘇文卿再次見到父親，才發現昔日高大俊朗的人竟然也有了白髮，父親就這麼愣愣的看著她的棺柩，沉默了許久，突然吐了血，再以後……

蘇文卿一想起從前種種眼睛就發酸得厲害，若不是她太過自私愚蠢，也不會害得父親走得那麼早。

蘇長明又將那顆葡萄撈了起來，細細看了一會兒又扔了回去，漫不經心道：「就算妳爹爹續弦又如何，難不成妳還能攔得住？三哥膝下只有妳一女，妳若是為他著想，萬萬不能做出這等不孝之事。」

蘇文卿心中頓時起了火，好一陣子才將心中的不滿壓下去。她一直很討厭蘇長明這種嘲諷的態度，就像祖母日漸漸冰冷的眼神，無時無刻都在責怪母親為什麼沒有留下男丁，為什麼生下來的是她這個賠錢貨。

想到蘇長明一直在她跟前提父親要續弦一事的理由，蘇文卿又不由想笑，明明是蘇長明有求於她，卻說得一副她才是做錯的那個人，若是她真要攔，蘇長明肯定又要來上一通大道理，罵她不懂事。

她扯著嘴唇冷冷道：「既然攔不住，五叔又何必在我跟前一遍又一遍的提起？父親要續弦，你們應該很希望我這個做女兒的笑臉相迎新母親，再祝兩人百年好合吧？可我若是不同意，父親那般疼我，屆時你們倒是看父親會不會娶那位準太太？」

蘇長明瞳孔驟然一縮，看著這個侄女，突然有些不認識她了。

母親要替三哥續弦，這事除了在京城的蘇文卿，人人都知道，但是三哥對三嫂一往情深，又格外疼愛蘇文卿，就像蘇文卿說的，若是蘇文卿不同意，那三哥便一定不會娶。

母親和三哥談了多次都不歡而散，這才把主意打到了蘇文卿身上，若是蘇文卿主動勸三哥續弦，三哥定是會同意的。

只是他這個侄女的性子軟弱，直接同她說倒是會讓她生了怨恨，適得其反，所以他才會故意激她，蘇文卿點頭同意那是最好，如果不同意，他也能拿捏到蘇文卿的錯處，讓她生了愧疚之心，反正蘇文卿膽子小，骨子裡又是極為守禮的人，正好趁機將事情敲定。

但這回蘇文卿居然變聰明了，還會夾槍帶棒的先下手為強，實在讓他驚訝，卻並不討厭，只是這麼多年他皆是用這副嘴臉對著蘇文卿，現在一時也說不出好聽的話來，「看來徐家教得倒是不錯，不過半年不見，變得伶牙俐齒了。」

「過獎，比不上五叔算盤打的清楚。」蘇文卿譏諷一聲。

父親如今還年輕，身邊有個照顧他的人倒也挺好，她是重活過一世的人，自然不會像上一世那樣賭氣，只是不滿蘇長明的語氣才故意氣他。

不過最重要的，蘇文卿自從重生以來就逃避著一件事——她遲早是要死的，許是十七歲那年，又或者活不過十七歲。

蘇文卿並不怕死，她只是怕自己死後父親會像上輩子那般大受刺激，從此身子便垮了，所以就算要續弦，蘇文卿也希望父親能找一個真正喜歡的，這樣就算自己死了，父親也不會像上一世那樣難受。

若是依照上一世，顯而易見，祖母看好的人選父親並不是很喜歡，他只是聽從了祖母的安排，為蘇家傳宗接代罷了。

但這些話卻不能說給蘇長明或是祖母聽，蘇文卿心中盤算，也許是該回蘇家一趟了。

蘇長明靜默片刻，想起母親替三哥說的那位新嫂子，他其實也不太滿意，況且三嫂去世也不過半年……

「妳的生辰快到了吧？」他突然道。

蘇文卿思緒被打亂，頗為詫異的看向他，沒想到蘇長明居然還記得她的生辰。

「莫要用這種眼神看我，我自是不知妳的生辰，只是妳爹爹來了信，說妳生辰時他會來京城一趟。」

蘇文卿瞪大了眼睛，再沒有糾結蘇長明的話，驚喜道：「父親要來京城？」

她才想要回一趟蘇家，父親居然就要來京城了！

蘇長明淡淡瞥了她一眼，沒說話。

發現蘇長明並沒有和往日一樣藉機奚落她一兩句，蘇文卿不禁又看了蘇長明兩眼，覺得蘇長明與祖母似乎還是有些不同的。

又坐了會兒，徐子越打發人過來，說他再有半個時辰便到，還讓婆子捎了東西過來，蘇文卿看那婆子懷裡有一團毛茸茸的白色東西，正是昨日和徐子越說的波斯貓。

牠不過巴掌大一點，這會兒正窩在那婆子手裡睡得正香。

蘇文卿極歡喜的接過來，蘇長明卻是微微皺眉。

徐子越專程送蘇文卿過來，現在又替她尋這些玩物，都說這位解元郎是個外冷內

也冷的，如今表現出來的卻不像啊……

瞧著蘇文卿開心逗弄小東西，他不經意道：「妳這位表哥對妳倒是好，這貓可是難得的很。」

蘇文卿點點頭，「表哥自是對我好，不過這貓卻是給心梅的。」

心梅？蘇長明想了下便記起來了，是那日在徐府說他留古怪鬍子的姑娘，生得倒是不錯，就是性子魯莽了些。

這些日子徐府這對雙胞胎姊妹的名頭實在太響，人人都要說上幾句，他又與徐家有些關係，自是聽了些傳聞。

蘇長明聰明，有些事情稍作思忖就已經想得透徹，這位徐四小姐本與楊家次子楊舒定了親，卻不想親姊姊與楊舒生了感情，後來的事情徐家和楊家皆做得隱祕，外人也只能憑著蛛絲馬跡猜上一猜。

楊家和徐家的親事最終告吹，而如今蘇文卿特意尋來這玩意給徐心梅，怕是徐心梅不好受，要哄她開心的。

蘇長明對其他事情都不甚關心，唯一好奇的是徐家究竟做了什麼，楊家才會如此乾淨俐落的退了親。

蘇文卿緘默片刻，才將徐心梅剪去頭髮相逼的事情說了，「心梅說嫁給那樣的人還不如削髮為尼，楊家就算臉皮再厚也不好不退親。」

頭髮對女子而言有多重要，居然就這麼剪了？蘇長明詫異不已。

那日只覺得是個冒冒失失的小姑娘，想不到卻有這等魄力和膽量，不由對徐心梅有幾分刮目相看，但也不忘嘲諷蘇文卿一句，「這位四姑娘倒是比妳更像蘇家的女兒，妳如今與她走得近，這倒是不錯。」

第二十六章 結識安慶郡主

半個時辰後，徐子越按時前來，向蘇長明道別後兩人出了府，蘇文卿坐在馬車裡，懷裡抱著巴掌大的貓兒，眼睛卻好奇的一直往外邊看。

賣糖葫蘆的小販，背著行李匆匆趕路的行人，當然還有兩邊茶樓上談天說地的閒人，蘇文卿都覺得新奇的緊。徐子越說今日不必回府用晚膳，蘇文卿上一次在外邊的酒樓吃飯還是在蘇家時父親帶她去的，能再次出來，自是無比興奮。

馬車走了一會兒突然停了，原以為沒什麼事情，但等了好一會兒車子始終沒有動靜，掀簾一看，前邊圍了好些人。

她正想問徐子越，徐子越已經走過來，隔著窗子道：「前面兩輛馬車撞上了，我們稍待片刻。」

「嗯。」蘇文卿點頭應了，往兩邊的道上看了眼，心道這車夫定是睡糊塗了，這麼寬的路也能撞上。

讓車夫將馬車稍微移一移，錯開後才發現前方騎在馬上的人一身玄衣勁裝，五官俊朗，可不正是前段時間才見過的定國公世子齊光嗎？

蘇文卿下意識看了徐子越一眼，徐子越也正巧轉過頭來，兩人視線對上，蘇文卿驀地有些臉紅，暗自慶幸有紗窗擋著，再看齊光英氣十足的臉上湧出幾分怒氣，一眼便能瞧得出來此時並不高興。

蘇文卿還未想明白齊光為何動怒，略顯熟悉的聲音從前面不遠處響起，「不小心驚了郡主的馬，車子似乎壞了，郡主若是不嫌棄，不如與我一同坐吧。」

蘇文卿正撫著白毛團子的手一頓，喚了徐子越一聲，「表哥，另一輛可是王家的馬車？」

「嗯。」徐子越應了一聲，然後貼近窗前沉聲問她，「妳怎麼知道那是王家的馬車？」

蘇文卿一時語塞，只能道：「曾經見過王小姐一次，有些印象。」

僅僅見過一次便能依聲音認人？這種理由徐子越自是不會信，但他卻沒有多問。蘇文卿面色有些複雜，她之所以認得出王倩的聲音，是因為王倩來徐家的次數著實不少。

王倩性子本就高傲跋扈，加上又是王氏的侄女，每每來徐家都要數落她，說她身分卑賤、不知高低，因此這聲音她自是不會忘。

只是王倩連在徐老太太和王氏跟前也從未柔和的說過話，如今卻如此溫聲細語，甚至有些討好的意思，再一看可供四、五輛馬車並行的街道，蘇文卿想起上一世忽略的一些細節，茅塞頓開。

她差點忘了，王倩當年嫁人嫁得極晚，貴為閣老家的嫡女，提親的人怕是已經踏破了門檻，王倩卻始終不嫁，就那麼一直拖到了二十，最後出乎意料的嫁給了一個並不甚出色的男人。

她當時還想不明白，今日卻想通了，王倩嫁人正是齊光從西北回來的那一年，若不是喜歡齊光，王倩何必死拖著不肯嫁。

蘇文卿有些幸災樂禍，齊光定是一點都不喜歡王倩，所以就算王倩等了這麼多年，齊光也沒有娶她，最後王倩一氣之下便將自己隨便嫁了。

她看著齊光，只見臉上的不耐煩絲毫不加掩飾，這種可以與表哥同朝為官的人，怕是一眼就看出了王倩是故意撞上他的馬車。

想到剛剛王倩似乎是叫了「郡主」，蘇文卿又去問徐子越，「表哥，王小姐口中的郡主是誰？」

「是定國公府的小姐。」

蘇文卿詫異不已，聽聞長安長公主膝下只有一子，難不成定國公納了妾，陛下還封了庶女為郡主？

徐子越目光在齊光的臉上微微停留一瞬，眼中有些蘇文卿看不懂的東西，好一會兒才沉聲道：「老定國公當年遠征時被匈奴圍攻，所有人都以為他必死無疑，是一位姓韓的將軍帶了人拚死殺入，救了他一命。」

蘇文卿從未聽過這些事情，只是幻想一下那時的金戈鐵馬，已覺得心口巨震，「那位韓將軍呢？」

徐子越輕輕笑了一聲，「自是死了。」

不知為何，蘇文卿從徐子越的聲音中聽出了幾分悲涼，想著許是對英雄的惋惜吧，畢竟就連她聽了也不免心口微堵。

「不過韓將軍又與那位郡主有什麼關係？」

徐子越又是一笑，這次笑容裡多了幾分暖意，「那位郡主便是韓將軍的孫女，韓將軍當年留有兩子，郡主是韓將軍次子的女兒。」

既是韓家的女兒，為何會被封為郡主？蘇文卿想不通，她在自己並不複雜的腦中搜尋了一番，驚訝的發現似乎並沒有找到有哪家姓韓的顯貴。

她感覺自己抓住了一點點端倪，「韓家人呢？救了國公爺可是大功，怎麼會沒有任何封賞？」

徐子越未曾料到蘇文卿竟然如此聰明，片刻間已經想明白了這麼多東西。

有些事情他已經經歷過一次，如今重新被喚醒，心口仍是極為難受，強壓著心頭的鬱結之氣，他溫聲對蘇文卿道：「韓家已經沒了，現在的定國公念在韓將軍對他父親的救命之情，收留了韓小姐，長公主認了韓小姐做女兒，又向陛下請旨封韓小姐為安慶郡主。」

原來如此，這位安慶郡主原來並不是定國公親生，只是韓家究竟為什麼沒了，蘇文卿沒有再問，她自是看得出徐子越並不想細說，偌大的一個家族說沒了便沒了，世上還有誰有這麼大的能耐，就算是她這個足不出戶的閨閣女子也明白一二。只是有些可憐這位安慶郡主，雖然貴為郡主，但世上已再無親人。

再看前方的齊光，明明表情氣憤卻沒有馬上拒絕，畢竟他一個大男人，騎馬回府自是無事，但車中的安慶郡主可不行。

蘇文卿頗佩服王倩，如此齊光就算不願意也只能讓安慶郡主坐她的車，和安慶郡主熟絡了，就能更好的接近齊光。

可惜王倩今日遇到了她，她就偏偏不讓王倩如願。

她溫聲喚了徐子越一聲，「表哥，你與那位定國公世子不是相熟嗎？不如讓郡主與我同乘一車吧。」

徐子越淡色眸子透過窗子定定的看著她，像是要從她臉上看出些什麼。

他本以為蘇文卿與他一樣重活一世，但後來發現並不是，她不認識齊光，也不認識安慶郡主。但若是這樣，她為何知道秋闈的試題，知道他以後會權傾朝野，知道徐心梅會有一樁失敗的親事，也能僅憑一句話就分辨出王倩的聲音？

蘇文卿身上的祕密，即使是他也猜不透，更讓他不安的是，這個從一開始就有意示好的女子，已經逐漸在他心中留下了不可抹去的印記。

這讓他有些欣喜，卻也有止不住的慌亂，因為看不透猜不透，所以更加不安。

他曾懷疑蘇文卿是不是只是知道一些片段，比如他的，比如徐心梅的，但以後還會不會知道的更多，他不知道也無法阻擋。

就像現在，蘇文卿到底是為了什麼才想載安慶郡主？是因為齊光，還是因為剛剛的一席話，又或者是一些他猜不到的原因，而那與王倩有關？

蘇文卿又喚了一聲，徐子越這才將視線從窗子上移開，淡淡道：「妳若是願意，我自是同意。」說罷便轉身往前方走去。

正愁不知該怎麼辦的齊光一眼便瞧見了緩步而來的徐子越，眼睛頓時一亮，下馬拱手道：「徐公子。」

眾人自覺的散開了，有人開始竊竊私語，「這就是這次的解元，承文侯府的徐大

公子，只知道文章做得好，沒想到相貌居然也如此出色……」

徐子越像是沒有聽到身旁的話語，對齊光直言來意，「世子這馬車可是出了問題？我正好與舍妹出府，不想遇上世子，若不嫌棄，便請郡主與舍妹同乘一車吧。」齊光自是不會拒絕，當即謝了徐子越，眼神悄悄的從不遠處那輛馬車上瞟過。舍妹……徐子越與徐府眾人並不親近，那位嫡小姐自不用說，而兩位庶小姐最近鬧得滿城風雨，更不可能出府，若是猜得不錯，車上那位定不是徐府的小姐，而是之前遇到過的表小姐。

蘇文卿坐在馬車裡，車子往前動了動，不一會兒便聽到一聲極為柔和的聲音，「今日便謝過王小姐了。」

再等了片刻，蘇文卿眼前一亮，一位戴了面紗的女子踏了進來，柳眉細長，眼如秋水，蘇文卿只覺得這雙眼睛微微有些眼熟，但又想不起到底像誰。

待安慶郡主解下面上的面紗，蘇文卿不由一驚，好生貌美的女子，比起她來也是半點不差的。

安慶郡主看見她也是微微一愣，心道她見過徐家的那位嫡小姐，與這位相比可是差遠了。

車外徐子越與齊光騎馬並走，齊光笑道：「多謝徐公子解圍。」

徐子越目光輕輕從王家馬車上挪開，眼中有一絲戲謔，「世子豔福不淺。」

齊光也別有深意的往身旁的馬車瞥了一眼，「比不上徐公子。」

到底是齊光，一句舍妹哪能騙得過這人，不過等安慶回去後，車內到底是誰齊光還是會知道，倒也無妨。

徐子越淺淺一笑沒有反駁，齊光聽得到馬車裡兩人的交談聲，有些驚訝，想不到安慶竟能與這位蘇小姐相談甚歡。

齊光平素最是欣賞有才之人，尤其是與自己一般年紀的，上次見過徐子越他便深覺不凡，等到徐子越考中解元，他認為此人必定大有作為，再談幾句越發覺得徐子越見解獨到，倒是可以深交。

還有馬車中的那位表小姐，齊光還是第一次見過相貌能與安慶比肩的女子，而且不知為何，他總是覺得她有些面善，難不成是在畫本上看過？齊光笑笑，倒也沒有深想。

馬車行到定國公府，齊光請人進府一坐，徐子越和蘇文卿因為天色已晚便推辭了，齊光也未挽留，目送兩人走後便與安慶郡主一同進了國公府。

安慶郡主突然說道：「蘇妹妹的車裡有一隻巴掌大的波斯貓，可愛的緊。」

齊光大笑，「妳若是喜歡，找一隻又有何難？」雖說不是親妹妹，他卻與安慶關係極好，安慶從不曾提出什麼要求，好不容易有了點慾望，他自是不介意滿足她。

「我只是瞧著新奇，沒有那麼喜歡，」安慶郡主恬淡精緻的面孔露出一絲難得的狡黠，「哥哥你可不知，這位蘇妹妹生得極好。」

齊光自是知道，卻不說破，「有多好？」

安慶郡主細想了想，「就是極好，比王小姐好多了，而且雖說是商家女，言行卻大方得體，家教比起一些官家女兒也是不差的。」

齊光頗有些詫異，安慶的得體就連太后也會讚上一句，如今卻說蘇文卿的言行極好，那便是真的好了。

他想了想，道：「既是如此，那與蘇小姐相熟倒也不錯。」

安慶郡主點點頭，「再不久便是我的及笄禮，我想邀她來府裡玩。」

「當然可以。」齊光點點頭，安慶做事從不讓人操心，既是她想做，那去做便好，說著他又想起一件事，「沈君過些日子便要回來了，妳可知道？」

安慶郡主白皙的臉上頓時浮出幾朵紅雲，瞥了齊光一眼轉身便走，齊光大笑兩聲，這才轉身回了自己的院子。

因為送安慶郡主回府，徐子越和蘇文卿去歸林樓時已經到了傍晚，怕外祖母擔心，蘇文卿吃得有些急，徐子越無奈的夾了菜放在她碗中，「不用著急，我已經讓人回府告訴老太太，說我們晚一些回去。」

聞言，蘇文卿這才放心。

待回去後去清風堂見了徐老太太，徐老太太問兩人可否用了晚膳，蘇文卿一一回答了。

徐子越看得出徐老太太有話要問蘇文卿，也不多停留，很快告辭。

徐老太太等徐子越走了，才拉著蘇文卿坐了，問道：「不是說申時便回來，怎的拖到了這會兒？」

蘇文卿便將偶遇齊光和安慶郡主的事情和徐老太太說了，隱去了關於王倩的尷尬事，「安慶郡主的馬車出了問題，表哥與定國公世子相熟，便載了郡主一程，這才回來晚了。」

徐老太太本以為是徐子越帶著蘇文卿貪玩，未曾料到會有這種機遇，聽完倒是極為開心，「這位安慶郡主就連太后也誇她溫和敦厚，妳與她相熟，倒是妳的造化。」蘇文卿點點頭，安慶郡主確實是她見過最和善的人，長相出眾，品性高潔，一看就心生好感，「郡主待人親和，說過些時間她的及笄禮要請我過去玩。」

對此徐老太太很重視，本來她並不滿意蘇文卿跟著徐子越出去，卻不想竟能結識郡主，慶幸還好出去了，還得了郡主青眼，不由驚喜萬分，「極好極好。」

蘇文卿有意問這位郡主的身世，但徐老太太只是說這位郡主並不是長安長公主親生，其他的卻再也不肯說了，見問不出來，蘇文卿只能作罷。

這時，李嬪嬪抱著睡得安穩的波斯貓進來。

徐老太太詫異的問：「這畜生哪兒來的？」

蘇文卿笑笑道：「表哥說朋友那邊正巧有便給了我一隻，我看心梅這些日子一直不痛快，想送給她解解悶。」

徐老太太頓時感慨萬分，徐心蘭是徐心梅的親姊姊，卻做了這等醜事，文卿卻能待徐心梅這般好，這貓她又如何不知，一隻要價不菲，徐子越雖說現在身分不同，但哪有什麼朋友會送他如此貴重的東西，定是文卿花了大價錢買來的。

她眼眶微微濕潤，拉著蘇文卿的手，好一陣子才歎了好幾聲，「好孩子。」

蘇文卿笑笑，「我就是心疼心梅罷了。對了，外祖母，五叔說過些日子父親要來京城一趟。」

此話一出，徐老太太適才的笑意頓時消失得無影無蹤，視線落在蘇文卿細細瘦瘦的手上，半晌才問道：「可是要接妳回去？」

蘇文卿一怔，接著心口一緊，低頭道：「還不知，不過許久沒有回去，也該回去了。」

徐老太太點點頭，沒有說什麼，好一陣子才歎了口氣，「妳說的是，回去也好。」她是捨不得蘇文卿的，更何況如今文卿跟徐子玉並不是非常親近，倒是與徐子越關係日漸親密，李嬾嬾曾勸她順其自然，就算是徐子越看上文卿又無妨，正好能讓徐子越與徐家親近些。

這道理她何嘗不懂，但是她到底不願意，因此想趁機讓兩人分開，斷了可能萌生的愛苗。

蘇文卿只當是外祖母終於想清楚，不再想著把自己許給徐子玉了，心想這倒是極好，又同徐老太太說了一會兒便出了清風堂。

李嬾嬾等蘇文卿走後湊了上來，內心十分無奈，老太太就算對大少爺已經沒有以前的偏見，但到底親近不起來。

不過她在意的還有另一件事，「老太太，表小姐與安慶郡主交好，王家那邊……」徐老太太面色一冷，齊、韓、王三家的一些事情，只有他們老一輩的人才知道，就連王氏也不曾知曉，一旦想起來，徐老太太至今仍是止不住的心寒。

「郡主如今姓齊不姓韓，是長公主的女兒，這件事休要再提。」她鄭重吩咐。

「是。」李嬾嬾低聲應了。

第二十七章 定國公府下帖子

蘇文卿回到青黛院，今天一大早便出門，一直到這會兒才回來，她著實有些累，本想稍作梳洗便睡下，進了房卻發現桌上放了一只三寸長的匣子，打開一看，是一支孔雀銀步搖。

因為樣式實在精緻，一看就是特意做的，心中剛剛猜到一點端倪，綠袖已經從裡間出來，看蘇文卿正在打量這簪子，笑著解釋道：「俊少爺今兒過來尋小姐說話，結果小姐出去了。這個是俊少爺送給您的，說是早與姑娘說好的，還說今兒才送來，讓小姐莫要怪罪。」

蘇文卿哭笑不得，一時不知道該說什麼。

她知道徐子俊是個實誠人，但沒想到會如此實誠，上次秋闈前夕，徐子俊說等他考中後再送她一件首飾，她那時心道哪兒有讓徐子俊送禮的道理，答應等徐子俊中了一定送禮恭賀他。

等桂榜出來後，蘇文卿還有些詫異徐子俊如此優秀，於是讓人送了一套文房四寶過去，至於徐子俊說要送她首飾的話，蘇文卿只當客氣話，沒放在心上，誰知徐子俊居然真的送來了。

蘇文卿將這支步搖拿在手裡細細看了看，步搖宛若孔雀開屏，七股雀尾上又銜了一串流蘇，銀光閃閃十分精巧，不由感歎徐子俊真是個雅致人，等下次見面定要

道聲謝。

剛剛抱回來的小波斯貓這會兒正在床榻上使勁兒爬，時不時發出細細的叫聲，蘇文卿瞧著可愛，過去逗牠玩了會兒，小東西個頭不大倒是纏人，一會兒已經蹭著蘇文卿的裙子窩成一團。

蘇文卿不由一笑，招呼綠袖過來。

她本想自己送過去，順道看看徐心梅最近如何，但到底不想去牡丹院，若是去了不請安，王氏肯定會說她不懂禮數，遂讓綠袖用小被子將這小東西裹起來，又細細交代了如何餵養，這才讓綠袖送去。

蘇文卿從未養過這些，徐子越同她說的時候她還嚇了一跳，居然這麼嬌貴。

綠袖笑盈盈的去了，不過一炷香的時間便回來，臉上喜孜孜的，「四小姐看見就喜歡的緊，一抱過去捨不得鬆手，還十分感謝小姐您呢。」

蘇文卿會心一笑，「謝不謝的就免了，她開心便好，免得她無聊又瞎想。」

再無其他事，蘇文卿便讓綠袖伺候著歇息了，第二日一大早才用完早膳，徐心梅就來了青黛院。

上次見徐心梅時，她的頭髮只過耳朵，今兒見了蘇文卿不禁感歎柳姨娘手巧，續了些假髮，雖然比不上真頭髮好看，卻不會讓人一眼看出來是斷了頭髮的。

徐心梅臉上掛著笑容，兩人說了一會兒話後，徐心梅才慢慢道：「那事發生後，徐心蘭求我將楊公子讓給她，姨娘也說事已至此，不如讓給心蘭算了，那時我就想，我也是姨娘親生的，姨娘為何不替我想一想？」

蘇文卿倒是不知道這一齣，更不曾想到柳姨娘居然如此偏心。

「我對楊公子死了心，想著畢竟姊妹一場，成全徐心蘭也好，卻不想聽見楊夫人說娶我的同時還要納徐心蘭為妾，老太太和太太居然也同意了……」

蘇文卿一時驚駭不已，她之前也想過這個可能，但又覺得楊家應該不會如此不要臉，結果居然是真的，「還說是什麼書香門第，真是丟了讀書人的臉！」

徐心梅輕輕的笑了，眼睛中有盈盈淚光，「姨娘親姊如此對我，表姊妹卻自始至終對我這般好……」

蘇文卿急忙打斷她，安慰幾句，「不用顧忌太多，自己舒心最重要。」

徐心梅點點頭，人人皆讓她不快，自己若再讓自己不快，那還有什麼意思？

兩人又說了些別的，徐心梅突然提道：「表姊妹生辰快到了吧。」

蘇文卿的生辰在一個月以後，和徐子玉等人差沒幾日，徐老太太本想藉此機會讓府中眾人好好玩一玩，但徐心蘭已經送到了徐莊，徐心梅又整日關在牡丹院不出門，她問蘇文卿是否還要辦，蘇文卿一點也不想和徐心蓮一起過生辰，便拒絕了。徐老太太想著也許再過一個月，蘇文卿就要隨蘇長宇回蘇家了，一時也沒有心情，蘇文卿願意怎麼樣那便怎麼樣吧。

兩日後，定國公府送來了帖子。

王氏高興的拉著徐心蓮道：「這可是郡主的及笄禮，請的皆是權貴，等那日妳便

同妳倩表姊一同去。」

徐心蓮點點頭，安慶郡主身分貴重，能接到請帖的皆是有一定地位，徐家只有她這個嫡女能去，而王家的帖子自是不會少。

徐心蓮點點頭，這些日子因為徐子越和徐子俊雙雙中了舉人，全家上下皆對徐子越恭敬有加，她與母親哥哥頓時尷尬許多，這回總算是扳回一城了。

母女倆心情都不錯，正商量那日送什麼禮，雪芮從外邊回來，臉色十分不好看。王氏見狀有些不悅，「愁眉苦臉的，這是做什麼？」

雪芮咬咬唇，為難的開口，「太太，定國公府送來的帖子有兩張，一張是給五小姐的，一張……是給表小姐的。」

「砰」的一聲，王氏手中的茶杯打翻在桌面，茶水沿著桌子蜿蜒流下，怒容滿面，徐心蓮的臉色則十分難看。

雪芮也是不能理解，「奴婢還以為是弄錯了，特意問了兩遍，說就是給表小姐的。」

徐心蓮眉頭緊緊蹙起，咬著嘴唇怒道：「她是什麼身分，怎麼可能收到郡主的帖子？」

王氏也是無論如何也想不到，她想過有可能是徐心悅，畢竟徐子俊中了舉人，但蘇文卿？一個商賈之女憑什麼！

驀地，王氏又想起上次齊老太君來府裡，最後送給蘇文卿的那塊玉佩，難不成定國公府真的對蘇文卿有什麼想法？

與此同時，徐老太太和同在清風堂裡的蘇文卿也是大吃一驚。

雖然上次安慶郡主說了要請蘇文卿去府上玩，但徐老太太只當是普通玩耍罷了，沒有想到安慶郡主的及笄禮居然也請了蘇文卿觀禮，這種在眾權貴跟前露面的機會實在難得。

不過乘了一次車，就能換來一張郡主及笄禮的請帖，就連徐老太太也感歎這位郡主實在是知恩圖報。

蘇文卿訝異過後，首先想到的卻是要送什麼禮，她是最不會送禮的，更不用說這種正式的場合，若是出了差錯，丟的就是蘇家和徐家的臉，因此也不敢自己做主，認真的請教徐老太太要送什麼才不失禮。

徐老太太稍作思索後道：「齊家尊貴，宮裡賜的奇珍異寶多不勝數，就算我們送的再貴重也難入齊家的眼，況且送得太出挑反倒不好。」

蘇文卿點點頭，蘇家人不缺銀子，但是銀子在這種場合卻顯得低俗了，「若是太樸素了也不妥。」

「這是自然。」徐老太太摸摸蘇文卿的頭笑道，「所以，給齊家送禮不講求貴重，心意到了就行。」

這話在理，蘇文卿謝過徐老太太，這時外邊丫鬟來報，說徐子越來了。

徐子越從外邊進來，他今兒穿了一身雲紋玄色衣袍，不是文士一般穿的廣袖，倒有些勁裝的模樣，也不知道去了何處，衣袍襯著精緻的五官，越發讓人移不開眼，蘇文卿眯著眼睛瞧他，直到徐子越走近了，這才驚覺徐子越似乎比剛見面時高了許多。

徐老太太就算不喜徐子越，也不得不承認徐子越的氣質一日比一日好，小小年紀卻已難掩氣勢，只是明明才進來，徐子越看到蘇文卿在這裡卻絲毫不驚訝，讓徐老太太有些懷疑徐子越是不是奔著蘇文卿來的。

蘇文卿不知道徐老太太的想法，倒是想到了什麼，眼睛頓時一亮，剛才外祖母說了那麼多，她雖然大抵知道方向了但還是不知道要送什麼，交給徐子越就什麼都不用擔心了。

不知從何時開始，蘇文卿竟覺得無論什麼天大地大的事，到了徐子越這裡都能迎刃而解。

她笑咪咪的直言，「表哥你來得正好，安慶郡主送了帖子請我去她的及笄禮做觀禮者，你覺得我該送什麼禮？」

徐老太太實在不知該如何形容此刻的心情，適才和這外孫女說了那麼多，徐子越一來她說的便全部作廢了。她知道徐子越有本事，蘇文卿下意識問他無可厚非，但到底覺得蘇文卿對徐子越似乎太依賴了些。

徐子越微微詫異，接過帖子，上邊蒼勁的字體他自是認得，是齊光的字。

安慶的及笄禮……徐子越眸色幽深。

蘇文卿敏感的發現了徐子越一瞬間的出神，輕輕喚了聲表哥。

徐子越回過神，徐老太太示意他坐下說話，他坐下後將帖子還給蘇文卿，「妳如何打算？」

蘇文卿漂亮的眉眼蹙起，無力道：「外祖母說齊家尊貴，所以不用送的太貴重，只要心意到了便好。」

「嗯。」徐子越點點頭。確實如此，但就算說到這個地步，以蘇文卿送禮的本事，也絕對想不出好辦法。

能合安慶心意的東西他自是知道，也不瞞著蘇文卿，「安慶郡主喜歡樂理，妳想想該送什麼吧。」

樂理？經徐子越一說，蘇文卿頓時想起了一些她差點忽略的細節。

上次與安慶郡主同乘一輛馬車，安慶郡主十分喜歡她抱著的那隻波斯貓，也伸手碰了碰，蘇文卿不小心碰到過安慶郡主的左手，記得上邊有繭子。

十指不沾陽春水的內宅小姐手上之所以會有繭，除了彈琴外再無其他可能。

蘇文卿也學過古琴，但因為並不是非常喜歡，所以學的並不久。當時父親請了一位女先生教她，那位琴師說左手最好不要包指甲，免得卡了弦，音色層次也會變差，但是等她學了兩個月，終於要用到左手時，不過幾天左手手指就磨出了水泡，疼痛難忍，她實在撐不住，最後也就不了了之。

她記得那位琴師右手白皙沒有一點點疤痕，左手手指卻有繭。

之前並未注意到，現在才想明白，蘇文卿心道原來如此，但是又不由疑惑徐子越是如何得知。

徐老太太也是疑惑，眉頭一挑，「你是如何得知郡主喜歡樂理？」

徐子越淡淡道：「定國公世子曾說起過。」

蘇文卿一聽是齊光說的，想到上一世齊光和徐子越一朝為官，當即便信了；徐老

太太卻是十分詫異，定國公世子何時與徐子越如此相熟，就連郡主的喜好也透露一二，莫非是有什麼打算？

念頭一起，徐老太太又很快否定，要知道安慶郡主是早早便定了親的，對象正是當今三皇子，齊光萬萬不可能有其他心思。

只是先是江琦，現在又是齊光，徐老太太一時心情複雜，若是徐子玉交到如此的友人該有多好……

蘇文卿到底只學了幾個月的古琴，只懂些表面的東西，不由轉頭去看徐子越。這個未來的權臣其實也是精通琴藝的，只不過現在年紀還不大，蘇文卿知道徐子越琴藝出色，但也不知他是什麼時候學了古琴。

她小聲道：「那……送一把琴？」

徐老太太這回倒是笑了，「安慶郡主手中的那把琴喚作焦尾，是曾於烈火中救出來的一段梧桐木所製，因為經火焚燒所以聲音異常，便用這段梧桐木製成了一張七弦琴，因琴尾尚留有焦痕，故取名焦尾，世間僅此一把，至今已經傳了上百年。當年長安長公主出嫁，這張琴便做為嫁妝送進了定國公府，後來長公主看安慶郡主喜歡便傳給安慶郡主。除了綠綺、號鐘這等名琴，已無其他再比得上焦尾。」說罷，她轉頭問徐子越，「依你之見，可是想送琴譜？」

徐子越淡淡點點頭，「我曾得遇樂琴居士，有幸得了一本《琴學初津》，待郡主及笄，文卿便以此為禮吧。」

徐老太太知曉這東西，樂琴居士陳世驥寫出這本《琴學初津》，只精抄幾部分贈琴友，就連她也只是聽說一二，徐子越卻正巧有一本。

徐老太太不禁有些擔憂，也不知徐子越在南嶺將近十年到底經歷了什麼，總覺得看不透他……